

90年代世界名著

紅塵經典
紅塵經典
紅塵經典
紅塵經典

愛人出借

錯誤相遇 她是他的
一世情債

注定相守

他愛她
她愛他



全球同步看愛情

Love on Loan

NATLIE FOX

娜坦莉·符可絲著

謝 碧 漪 譯

150 470
7741

期限表

发 行 不 期

作者：娜坦莉·符可丝

译者：谢碧漪



分类号	117313.4
顺序号	10/
总号	

今日中国出版社

1995 年 1 月

贵阳学院图书馆



GYXY774759

(京) 新登字 132 号

红尘经典系列

爱人出借

译者：谢碧漪

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百万庄 24 号 邮编 100037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00 千字

1995 年 1 月第一版 199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0000 册

ISBN7-5072-0715-3/I.105 定价：8.00 元

主要人物

马娇怡
马娇怡

主要人物

马娇怡：二十三岁，有深褐色眼睛及黑色长发，美丽而性感，接受希腊航业巨子柯狄奥的养育及保护，毕生未与生父谋面。

美丽
柯狄奥

柯狄奥：柯狄奥的安全顾问，三十三岁，英裔美国人，灰眼黑发，英俊潇洒，是传奇性人物。

柯狄奥：希腊航业巨子，对马娇怡的母亲一往情深，终其一生保护着母女俩。

郝兰：马娇怡的母亲，与柯狄奥为青梅竹马，爱上一位英国人，并于生下马娇怡后，受柯狄奥之保护。

爱人出借

心由机舱向外跃向穹苍
情由荒无落向地久天长
出借的爱情竟在荒岛上茁壮
毋须借据 只求个狂野奔放
爱那种感觉 拥着你由天而降
红尘尽在脚下 在苍茫中变了样
你是否 拿真情伴我地老天荒
相依时 将寂静当成唯一的聲音

“我觉得已经尽兴了。”卜法兰冷冷地对马娇怡伸出手。

柯狄奥并未理解卜法兰话中的暗示语意，但那番话却狠狠地敲在娇怡柔弱的内心深处。

她双手握拳，抑制住出手的动作。她绝不能再沾惹这个人了，即使为了狄奥这位控制她一生的男人也不行。

她回复镇定，对面前这位高大、黝黑，极富魅力的男人亮出一弯率直明朗的微笑，但她无法接触那双深灰色的眼睛；在那件事发生之后，她实在没这种胆量。

“真是老生常谈。”她喃喃自语，语调中掺着讥讽，此时狄奥的注意力，已被来参加他五十岁生日盛宴的贵宾通告声所吸引。若狄奥知道她和法兰早在三年前举办的一次聚会中就已相识，他一定不高兴的。

卜法兰抑制地一笑，了解她暗示性的嘲讽，然而，他喉头传来一阵孺动，对娇怡流露了他对她的冥想，这点令她非常吃惊，她认为没有任何女性有此等魅力，自己就更别提了。

“娇怡，趁我迎接其他客人时，好好招待法兰。”

“是的，娇怡，好好招待法兰。”法兰在狄奥离开后，重重地，一字一字地重复着狄奥的话，他们正站在狄奥那座有科林斯圆柱(编注：古希腊所发展出来的三种形式圆柱之一。)的城堡中大理石阳台上。这里是娇怡的家，是她受雇之处——也是她最新的监牢。“和三年前你得到的指令一模一样，”法兰尖牙利嘴地补充：“而且执行得还真不错。”

娇怡愤愤地离开他，双手抓住阳台与水池中间冷冷的隔离栏杆，她棕褐色的双眸因法兰的话而痛苦地微闭着，黑色的长发在炽热的微风中飘动，然后落在她的裸肩上，头发不停地戳着她的皮肤，令她颤抖。娇怡知道 he 已随后跟来，她曾为必须再次与他面对而预先做好心理建设，但她失败了。

“卜先生，我……我并不是照指令而做事。”娇怡痛苦地试图解释，但立即发觉自己愚蠢万分。她身后传来卜法兰轻柔的笑声，令她觉得一股热气自喉中升起，并染红了她橄榄色的皮肤。

“你所做的都是因为你自已要做，嗯？”他宁立在她身旁，撩起她肩上如丝的黑发，并抬起她的下巴。“非常称职，一位会害臊的娼妓——还非常喜爱自己的工作。”

他的话语螫人，在她肌肤上游走的手指螫人，整个世界都螫人。

“我不是娼妓！”她苦涩地大叫。但这次她勇敢地直视法兰的双眼，对抗他眼中传来的讥嘲。“而且那时也不是，所以，卜先生，别再胡说八道了。”她粗嘎地把话说完。

法兰对她这种激烈的反应毫不在乎，只是望着她柔软的躯体微笑着，一双嘲讽的双眼在他占有的躯体上来回扫射着。“而且，那时你也不是称呼我卜先生，”他毫不留情地继续说：“你用希腊语很亲昵地称呼我，几乎像在念咒一般——”

“那晚是个错误！”娇怡狂野地嘶喊着，她的心被痛苦所吞噬。“我做了件大错特错的事情——”

“亲爱的，你没做错，”他忽然生起气来，同时不经意地看了看她。娇怡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双眼，好奇多于乞求。“在瑞士的那晚，你是因为柯狄奥的好意而借给我的，”他刻薄地接着说：“你表演得还真不错。你肯定是他航业王国中的一项资产，一位真正侍侯权贵的妓女——”

娇怡转身逃开，她美丽的脸庞因极度痛苦而扭曲，她的心也因无法挽回的错误而扭绞。她曾试图忘却，曾祈祷他不再出现，他竟然出现了，她实在无法忍受这个事实。

她甩掉高跟鞋，赤足穿过花园，飞奔来到温暖的沙滩，然后减慢步伐，让疲乏的双足在沙上深深地拖皂着，也让眼泪无声地流下。娇怡在黑暗中蜷缩在她最喜欢的一块岩石旁，往事如同飞散的岩浆猛烈地袭击着她……

瑞士。狄奥的花园别墅。

“皮耶，我爱你。”在狄奥的花圈中，娇怡紧紧地握住皮耶的双手低语。她喜欢到瑞士出差，如此便可以和她的情人相会。别墅总是贵客盈门，她就是在这儿遇见皮耶的。皮耶为狄奥雇用的一群银行家们工作，每当狄奥及随行人员到别

墅时，皮耶就会在这儿住下。

“但是我必须小心，亲爱的，狄奥一定会生气——”

“该死的狄奥！”娇怡边笑边试图把皮耶由阴影中拖到灯光明亮的花圈中，想向全世界宣示他们的爱情。但在松树景下的皮耶拉住她，以避免大家的耳目。

“鸡尾酒会结束后，到我的房里来。”娇怡揽着他的脖子吃吃地笑。

“亲爱的，别闹了。我不信你会要我在你主子的屋檐下和你做爱。”皮耶微微一笑。

“把狄奥忘了！”娇怡坚持：“如果爱一个人，你一定想和她做爱的，对吧？”

皮耶讽刺地摇头，“我认为那不是爱，你只是想对狄奥严厉的管束采取报复而已。他看来像个占有欲极强的爱人，而不像是你的雇主。”

“不！”娇怡被激怒而大叫。她幼稚地把双手由皮耶手中抽回，“狄奥对我没有所有权，我是自由身，我为他工作，而不是为他而活。我可以随心所欲。”

但她心知肚明，这不是事实。狄奥能控制她及她母亲，她本以为狄奥是她父亲，但母亲严辞否认，而且从此不再提起此事。她曾经追问狄奥，狄奥也直言以对。他和狄娇怡的母亲郝兰是青梅竹马。然而，郝兰到英格兰念书，狄奥却到美国。郝兰在英国爱上了一个当地人，并和他发生关系，但他却拒绝承认郝兰腹中的婴儿是他的。

狄奥将郝兰带回希腊，并发誓照顾她腹中的婴儿。郝兰

一直无法忘却被拒的痛苦，也相信她所爱的人终会追踪而至。她的执迷不悟剥夺了娇怡应得的母爱。郝兰在痴痴等待之余，也很高兴有狄奥抚育她的孩子。娇怡不是个受宠的孩子，因为她并未给郝兰带来幸福：娇怡是郝兰被爱人抛弃的主因。

因此，娇怡是非婚生子，她虽有父亲的姓，却从未见过父亲；因她母亲相信，只要她与娇怡两人中任何一人冠有他的姓氏，他就会回来。

狄奥将郝兰安置在距他们故乡不远的乐园岛的小镇。郝兰很少离岛，娇怡却跟着狄奥到处旅行。狄奥让她到英格兰念书，并在其后坚持她加入他的商业王国。她虽和为他策划全球社交商业行事的小组共事，却从未成为该组的一员，因她与众不同。她住狄奥的房子，她在狄奥的鼻息下过活，她常被误认为是狄奥的情妇或是女儿，尽管她为此心存怨恨，却无能为力。狄奥拥有她及母亲。

“如果你能为所欲为，”皮耶笑说：“那你今晚就到我的房里来。”他半哄半骗。

娇怡的双眼大胆地闪烁着。“亲爱的，我也许真会这样做，”她逗他，“不，不是也许，我一定会这样做！”她坚定地补充。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没有可是，我会去。”她笑着，重重地在他唇上一吻就飞奔进入旅馆中。在那儿，她要 and 狄奥以及工作小组会合；鸡尾酒会后她就可自由离去和皮耶相聚。

人，人，人。狄奥不断发展的财富及权势，令他成天为

人所包围。但这趟旅行中有了新人，他名叫卜法兰，狄奥将法兰自美国召唤而来，以便保护他的安全。卜法兰是全世界酬劳最高的安全顾问，他的工作具高度危险性，也具高度机密。他工作的对象是大使、皇室人员，以及花得起大钱雇用他的富豪。他的到来引起不少有趣的传言；说他天不怕地不怕，说他是传奇人物，说他魅力十足，常令女性下爱慕不已。

娇怡很不情愿地同意这些说法，但对他的兴趣仍然不及皮耶的一半。她在宴会中，对这位传奇人物不屑一顾；因她在皮耶的爱情及求婚的冥想中迷失了自己，她将接受皮耶的求婚，然后解脱，成为真正的自由人。

宴会后，她溜到皮耶的房里，可是他不在。但他一定会来，她作梦般告诉自己因为他爱她。她期待着紧扭双手，在黑暗的卧室窗旁等待，窗外的花园灯火通明，突地她的心跳几乎停止了，胳膊也似乎消失了，她的双手害怕地紧握成拳。那是不可能的……不可能……绝不是她至爱的皮耶和另一个女人？两人正悠闲地在花圈中漫步，而皮耶似乎并不在意向世人炫耀那个女人。他们停下亲吻，显然正陶醉在爱河中，娇怡的心被撕成碎片，她认识这女孩，也因为如此，令她更加痛苦。因为那女人是瑞士管家群中一员，甜蜜可人，但却是个女侍，只不过是个女侍而已。

娇怡疯狂地用双手环抱自己，力道之大令指甲深陷肌扶。爱情令她昏庸，她早该看出皮耶的勉强，甚至连叫她到他房里来都是在哄骗她。可是，皮耶当然知道他一定不会在房内的，因为他与那女侍有约。

她发出一声呜咽。他根本就不敢要她，没有任何男人敢，因为他们畏于狄奥的权势。娇怡自怜地咬咬下唇，强忍被拒的悲伤泪水，但也许事情不只是这样而已……那女孩很美；娇怡自己也曾三番两次地被人称赞长得美丽，但有时美丽也会吓走男人的；也许她不够好，天哪！知道原因又如何？反正没人要她，甚至连父亲都不要她。

亮光忽然由开着门中射入，将她笼罩在一圈光一芒中。同样的光芒在门廊上映出男人的侧影，她立即知道此人是谁。

她感到震惊和恐惧，寒意直往脊椎下窜，脉搏加速，然后因为他的沉默不语，她的惊惧被好奇心取代了。娇怡确定他看到她了，也识出了她，但他在皮耶的房里干嘛？

他慢慢地将身后的门关上，久久没有言语，似乎在黑暗中调过他的眼光。娇怡则早已习惯于卧室中的月光，能清楚地看到他。

他缓步向前，在距她寸步之外停住。她听得到他，一种温暖而醉人的麝香味，她也听到他深沉的呼吸声在寂静的屋中起伏着。一阵奇异而撩人的鼓动在她体内深处蠢蠢欲动，她感到昏眩，但她伫立不动，只是等待着。

他触摸她，开始是试探性的，似乎怕她消失无踪。接着他用强壮而坚定的手，沿着她的面颊顺着脖子而下，直到她着黑丝礼服的胸前。他轻抚着，有如扇动的风吹起她的火焰，周遭的空气愈来愈热。在这奇异而性感的时刻里，她知道眼前这人所想要的。

“你好美，”他粗嘎地说：“我好想要你。”

娇怡闭上眼睛，她那浓密的睫毛仍然闪烁着因被拒而欲滴的泪珠。可是，这不是拒绝。他要她，这个人要她而不惧于所取的对象。他的双唇温柔地盖上她的，温暖而性感，当她热情地张开双唇时，他的亲吻变得强烈而热情。

娇怡也好想要这个陌生人。他用亲吻抚慰她因皮耶的背叛而产生的痛苦，他证明她是个令人遐想的女孩，他的双臂紧紧环抱着她，她忘了一切，仅想完全而毫无约束地抓住这种被爱的感觉。

他将她衣服肩带褪下，一发不可收拾地吻过她的胸脯，吮吮着那火热的尖峰，直到她低声呻吟。她的手指在他浓密的发间搓揉，将他拉向自己。

“慢慢来，可人儿，”他抚慰着她，“今夜将永无止尽。”

娇怡温柔迷人地轻笑了。一阵忧虑忽然传来，但立即为她痛撒心肺的需求一扫而光。她是如此不顾一切地渴望自由：不惜代价地去爱和被爱的自由。

他将她的衣服向下拉，衣服无声地滑落地板上。她伸手抚摸他，手指滑过紧崩而强壮的胸膛，到他晚礼服的里面。她边拨弄他衬衫上的钮扣，边亲吻他的下巴。她不想摆出天真无邪的模样，她要让每一次的爱抚干净利落，就好象她懂得一切。

天哪！如果他知道……但他不会的……她不会让他知道。

他的呼吸开始显得紊乱，他的亲吻变得激烈，娇怡欲望高涨。两人剩余的衣物早已被他熟练地褪光。这男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娇怡对这点非常高兴。她需要这男人的指引，她

也需要这人的爱。

触摸他的肌膜，以及用颤抖的双手滑过那强壮身躯的愉悦，是娇怡此从来未有过的经验，他英挺、强壮、皮扶紧崩、布满体毛。她双唇盖上他的胸膛，一面取悦他，一面满足自己的需求。

“你的确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”他边抓住娇怡那不停探索的双手边喃喃自语，然后将她抱到床上。

他错了！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；她全凭直觉！但每一步的探索却都能取悦他，她觉得好骄傲，对每次的爱抚更形大胆。她头脑空空，只有爱他和被爱的意念，她的思绪沉溺于甜蜜的互吻及爱抚，当他的触摸变得更加亲热时，她真想欢乐地呐喊。

“可人儿，你喜欢这样吗？”他抚弄她大腿内侧时粗声地问，然后他移动到她想被抚弄的部位。娇怡因热情澎湃而无法语言，她因需求迫切而喉头满涨，她只能贴着的肩膀点头。她祈祷，别让他发现。他的抚摸终于到达目标，这是如此地美好，她必须强抑像林中野兽咆哮的冲动。她在他温柔的抚弄下盛开了，她用力压向他，并紧抓住他的头发。

突然，他像饿虎扑羊般跨过她，用双脚将她大腿撑开。她紧闭双眼，期待痛苦的来临，并用双手环抱他的背部以为防备，但没有疼痛，只有沉重以及绝望的压迫感，两人因欲望高涨而呻吟不已。

“完美无缺，你简直完美极了。”他的动作更过急切，娇怡觉得自己似乎脱离现实进入了虚幻世界中，他疯狂的摆动

将娇怡推入一个从未有过的狂喜境界。他的亲吻又热又重，她紧紧地攀附着他，终于娇怡失声尖叫了出来，她用方言一次又一次地宣告她的爱情。

娇怡比他先达到高潮，那种濒临绝望的爆炸力，以及无法抗拒的热情及解脱，是如此令她震惊。他在她体内更加急切地冲刺着，膨胀的感觉将娇怡带入颤抖的幻想世界，激起了她再次的爱欲。然后他因达到高潮而狂喊出来，她将他拥得更紧，将两人拉入热情的漩涡中，置身于只有两人的世界里，飘浮在神秘的雾气中。

本来一切应当结束，但他是个贪求无厌的爱人，夜晚似乎永无止尽。更多的抚触带来更多的甜蜜乐趣，令两人沉入更深的爱欲世界中。他们不停地亲吻，不停地触摸探索。一世的爱似乎似乎在几小时中凝聚了，宇宙好似没有黎明而无法运转。

东方终于现出曙光，对回到现实的娇怡是残酷的处罚。他的手臂保护似地环抱着她，她觉得慵懒而亲切，然后生命迅速渗入体中，娇怡转身望向她所爱的陌生人，恐惧及怀疑令她回到现实世界。

她实在是爱他的，这位传奇人物卜法兰正在她身旁沉沉入睡。她不认识他，也许永远没有机会了，但她明白自己是爱他的。如果有可倾吐心事的女友，她一定会将此事告诉她的朋友，女孩通常会爱上第一个献身的男人，更糟的是，那只不过是短暂的热情及靠不住的诱惑而已。

然而，娇怡知道她是不同的，她的血液中流着希腊人的